

風 流 人 物 楊 森

(五)

● 劉 昌 博 (中外雜誌社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)

手 帕 之 交 吐 露 心 聲

楊森新收的阿美族「乾女兒」湯秀芬，因久無「乾爹」的音訊，耽心遠赴羅馬學聲樂的美夢落空，心中煩悶；乃邀約「手帕交」金素蘭與溫小鳳出遊散心。

因為，她們幼時同村長大，如今又同台表演，親逾姐妹；無論高山和大海，皆是她們舒暢心胸，吐露心事的好地方。

她們來到花蓮的海濱公園，步下海堤即是綿長的海灘，但見浩瀚的太平洋，一望無際，千百隻海鷗在煙波之上自由翱翔，瀟灑又逍遙。湯秀芬心中想起「海鷗」一曲的詞意，不自覺地哼唱起來，金、溫二女也跟著合唱：「……飛得愈高，看得愈遠，牠們在找尋理想……。」她們各自的理想又在哪裡？面對殘酷的現實，以及

許多花蓮原住民少女的悲慘往事，莫不黯然神傷。

「阿蘭！阿鳳！妳們注意到沒有？近來參觀我們表演的觀光客越來越少了，我們賣力演出，叫好不叫座，真想不透！」湯秀芬說出悶在心中的疑問。

「我看問題出在表演的方式上，因為咱們的山地舞，無論哪一部族，演出形式自古迄今，大同小異，千篇一律，久看就生厭了！」金素蘭說出她的看法。

「阿蘭呀！妳只說對了一小半！」溫小鳳接口說：「我聽說近半年來，台灣各地冒出許多新型的歌舞團，爲了業務競爭，出奇制勝，有的以大腿艷舞爲號召，有的甚至以『牛肉場』形態演出……。」

「什麼是『牛肉場』演出？」湯秀芬天真地問。

「就是指在台上表演舞蹈的女孩子，身上一絲不掛、赤裸裸地出場、像在市場上販賣的牛肉。在咱們三人中，如果，阿蘭敢去表演，我保證必然叫座。」溫小鳳睨視著金素蘭的胸部笑說。

「哪是爲什麼？」湯秀芬明知故問。
「哪是因爲阿蘭的胸部『美好挺』呀！」

「真的！阿蘭的身材豐滿、胸脯又大又挺，像煞市場上一種新款襯衫的招牌——美好挺啦，到『牛肉場』去表演，必然有看頭！」黃牛票「難買啊！」湯秀芬打趣地說。

「阿芬呀！妳別打趣我！看妳的胸脯不也小巧玲瓏、精緻迷人，倒是新出籠的名牌內衣『小而美』。楊森將軍就是被妳的『小而美』迷住的，才收妳作現在的

乾女兒，將來呀！說不定會升格作『小老婆』，不！是上將夫人吶！」金素蘭反唇相譏，湯秀芬假裝愠怒，伸出右手要擰扭她的小嘴。

「妳們別鬧了！」溫小鳳上前勸阻說：「我冷眼發現每個男人，不論老少，不分中外，都是色狼；尤其是日本男人更是超級大色狼，他們色眯眯的眼睛，老是盯住阿蘭的『美好挺』不放，而阿芬『乾爹』的眼睛則是盯在她的『小而美』上面。

唉！只有我這個『太平公主』，得不到男人欣賞和關愛的眼神！看來非得去隆胸健乳不行啦！」

「阿鳳呀！妳的嘴兒甜，會灌米湯；大眼睛會說話。已夠迷死男人了，如果，妳的胸脯……。」湯、金二女用手勢誇張地在她胸前比出籃球形狀笑說：「要是哪樣的話，男人們會像燈蛾撲火般被妳害死光了！」

「別開玩笑了！說正經話，咱們三人中，阿芬最幸運！她的乾爹如果真的送她到羅馬學聲樂，不出三、五年必然成爲傑出聲樂家！」阿鳳感傷地說：「阿蘭有『美好挺』的迷人身材，有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的胸乳，可到『牛肉場』去闖出名號，

我這個『太平公主』可慘了，往『火坑』裡跳，也混不出名堂。」她說罷，不禁悽然落淚。

「上次，我和阿鳳正在等候『抓鬮』結果，好分別成爲何（應欽）或白（崇禧）將軍的乾女兒，哪曉得蔣（緯國）將軍突然闖進來攪和，破壞了我們的好運！」阿蘭唉聲嘆氣地說出內心的哀怨。

三女結伴同闖天關

「最近我『乾爹』沒來花蓮打獵，不知是否生病了？」湯秀芬憂慮地說。

「妳的『乾爹』呀！真是個怪人，年逾八旬，爬玉山健步如飛，打獵身手矯健，精力充沛，看來只像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。再討兩三個像阿芬這般的美嬌娘做小老婆，也應付得了！」溫小鳳打趣地說：「我敢打包票，楊將軍不會有病的。」

「是呀！楊將軍的身體真棒，比剛滿六十歲的陳董強健得多。」金素蘭悄聲地說：「陳董最近又病了，身子虛胖，爲了應付六個大、小老婆；聽說他早晚喝藥酒、吃補品，仍然不濟事，身體又搞病了！」她像在透露一個秘聞。

「我的乾爹，畢竟年事已高，我真不

放心！」

「哪妳跑一趟台北，給他一個驚喜，妳放心，他高興，兩全其美，不就得了！」溫小鳳建議說。

「聽說台北的男人都很色！我一個人不敢去！」湯秀芬說出內心的憂慮。

「哪我和阿蘭陪妳去，當護花使者也好，作保鏢也成，三人行，誰也搶不走咱們的『小歌后』！」

金素蘭贊同溫小鳳的建議，因爲她也很想藉此機會到台北去玩，見識一下這個紙醉金迷的繁榮都市。

原住民女孩子，向來純真而豪放，果決而勇敢；於是，心動不如行動，她們向歌舞團老板請假三天，騙稱阿芬的乾爹——楊將軍病了，阿蘭和阿鳳要陪同去台北探病。當時因各地脫衣舞盛行，純正的山地歌舞營收大受影響，老板也樂得准假放行。

她們三人拎著簡單行囊，懷著好奇的心情與探險的勇氣，首次遠離家門。在擁擠的客運班車上，途經崎嶇而坎坷的蘇花及北宜兩公路，錯車又轉車，幾乎折騰了一整天，於黃昏薄暮時分，總算抵達了台北。

台北街頭櫛比鱗次的高樓，熙來攘往的人群，以及在夜空閃爍的霓虹燈；使這三個從鄉下來的少女，感到新奇、心慌和迷惘。

湯秀芬趕緊摸出「乾爹」楊森給她的名片，這才發現名片上的電話號碼有好幾個，不知哪個最正確，只好依序撥打出去！民生實業公司（時任董事長）及重慶同鄉會（兼任理事長）職員下班了，沒有人接電話，再打到新店稻子園寓宅去，一個正忙著弄晚餐的老僕婦沒好氣地說：

「妳找誰呀！我家老爺子（楊森）沒下班，少奶奶（胡慶瑜時唸台大）沒放學，老奶奶（田蕪秋）有牌局，總統不在家。」說罷，咚的一聲就把電話掛上了。

客運車站旁電話亭外，排隊等候打電話的人很多，且有人以出言不遜口吻催促；湯秀芬等三人在又熱又擠的亭內，好不甘心焦著急。幸而，她發現有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電話漏掉未撥；於是她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此通電話上，居然撥通了。

「喂！我是楊理事長的秘書，妳是誰？」

「我是楊將軍的，不；楊理事長的乾女兒」湯秀芬囁嚅地說。

「請問妳是他的哪位乾女兒？楊理事長正在主持一個重要會議，妳等半個小時再打來，好嗎？」因為，這位秘書知道楊森在台北收的乾女兒有好多位，他實在搞不清她們的姓名；而這些乾女兒說不定哪天會搖身變成他的「老板娘」之一，所以不敢怠慢她們。

「我姓湯，是遠從花蓮來，我有急事來找乾爹；拜託秘書先生；請你馬上轉告我乾爹……。」湯秀芬說話時的語音顫抖，近乎懇求。

驚喜交集迎美攬嬌

這位秘書通達人情世故，心想乾女兒遠道來，又有急事；他忍不住掛斷電話，急忙進入會議室在楊森耳邊悄聲交談了幾句話；楊森先是大吃一驚，繼而鎮定下來；然後起身歉然地說：

「此次我國組團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大會，蔣總統（中正）伉儷面囑我，務必轉告今天與會諸公，督導選手，勤加訓練，為國爭光。」楊森笑容滿面地對身旁的郝更生說：「我忘了今天還有個重要約會等我去，會議備勞郝常務委員代我繼續主持，我先告辭了！」

楊森離席後，快步進入辦公室接電話；得知是乾女兒湯秀芬等來到台北找他，驚喜交集。於是，在電話中囑咐她們在車站前等他去接，切記不可亂跑；因車站附近龍蛇混亂，耽心她們有所閃失。

因當時楊森擔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，又兼任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，爲了參加那一屆奧運會，他萬分忙碌。

他急命司機老周開車馳赴車站，正值下班時段，交通路口大塞車，他在車上乾著急。而他的乾女兒湯秀芬等三女，在車站前左顧右盼，望眼欲穿，莫不焦急萬狀。

在車站穿梭，伺機拐騙良家婦女的色情販子，看到這三位鄉下姑娘裝扮的美少女，認爲「肥羊」出現了；都圍在她們周遭鼓其如簧之舌誘騙說：

「小姐！要找人嘛；跟我上車，免費送你去！」

「小姐！來台北找工作嗎？我有月入五萬元以上的高薪工作，今晚就可上班。」

「我介紹妳們去做輕鬆愉快的工作，可先借支服裝及安家費！」

「待遇這般優厚，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工作？我們的學歷不高，又沒什麼經驗專長？合格嗎？」金素蘭有些心動地說：「想不到來台北找工作很容易嘛！」

「憑妳們三位的年齡，容貌和身材，要找高薪工作，包在我身上！」那位捐客型的大個子說：「請跟我來，上車後再跟妳們談工作性質！」

「阿蘭！阿鳳！妳們看；乾爹開車來接我們啦！」湯秀芬綻開了笑靨，歡跳起來。

哪些誘騙她們的色情販子，看清是一輛軍用吉普車來接，趕急作鳥獸散；但仍暗暗遞上一張有電話的名片，都表示隨時歡迎她們去「上班」。

楊森發現了，急命她們上車，到西門叮圓環一家名叫「渝園」的川菜館晚餐。

她們經過一整天坐車的疲累，及在台北車站佇候的焦灼，加上肚子實在餓了；當滿桌熱騰騰的道地川菜端上來，既辣又麻，正合她們的胃口，狼吞虎嚥地吃飽後，每人的臉上又綻露出燦爛的笑容。

他一向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，受到她們旺盛生命力及充沛活力的感染，覺得自己也跟著年輕起來；尤其當身邊是一群青

春美貌的少女時，心情就特別愉悅，精神分外振奮，彷彿重新拾回了逐漸逝去的青春。

「妳們是扎個（川語怎麼）想到來台北的？」楊森關切地問。

「乾爹呀！你好久不來花蓮打獵了，我們都好好想你囉！不放心嘛！所以就來了！」湯秀芬以撒嬌的口吻和姿態說：「還有害怕乾爹把我們忘記了嘛？」

「阿芬呀！別把『我們』扯上，是妳想念乾爹，一天到晚愁眉苦臉，茶不思飯不吃；我們耽心你患了『相思病』，所以才陪你來台北的！」阿鳳不失原住民坦率的性格，她半開玩笑，半認真地說。

「阿芬想念乾爹，差點沒哭腫眼睛！」阿蘭誇張地說：「倘若再見不到乾爹，我們耽心她會跳鯉魚潭或太平洋啦！還有咱們村子的人，也都想念你這位大恩公啊！」

楊森看到她們笑鬧的嬌美而調皮的模樣，開心極了。他不吃辛辣的菜餚，叫了一盤「青炒苜蓿」自己吃，另叫了兩瓶啤酒給女孩子們喝。楊森發現她們每人手邊都有一大疊花花綠綠的廣告單或名片，因而好奇地問：

「這是些啥子東西？」

「我們在車站等候你時，那些陌生男人送的！」阿芬把這些名片或廣告單遞給楊森說：「乾爹呀！沒想到台北遍地是黃金嘛！他們都說要給我們介紹免經驗、高收入又輕鬆的工作；只要我們願意，今天晚上就可上班！」

大開眼界觀賞歌舞

楊森接看哪些名片與廣告單，臉色鐵青，很生氣地指責說：「混帳！可惡！存心欺騙鄉下姑娘嗎？」

「乾爹！這有什麼不對勁嘛？」阿芬茫然地問。

「妳們看！這幾張名片印的仙樂斯、華都、夜巴黎及新加坡等大舞廳名字，是想騙妳們去當舞女嘛！還有這幾張的名字是黑美人、白玉樓、五月花及蓬萊閣，是想騙妳們去當酒家女嘛！更可惡的是這幾張，上面所印地址是：中山北路二段何秀子、萬華寶斗里及延平北路的江山樓，是想騙妳們去當雛妓嘛！快把這些骯髒東西扔掉。唉！繁華的大都市，對年輕漂亮的鄉下姑娘來說，處處是陷阱，到處有色狼；妳們可要當心呀！」楊森像長輩般的繼

續告誠說：「幸虧沒受騙上他們的車，否則等於錯上『賊船』，後果不堪設想啊！」

她們三人聽了，莫不膽戰心驚，慶幸沒上「賊船」；都趕緊把那些名片扔掉。

位於西門町昆明街的太平洋飯店，新建落成不久，其股東之一熱愛體育活動，與楊森熟稔。於是，楊森乃安排湯女等三人住進該飯店五樓，合住一間大套房。食宿費用由其負責招待。他交代妥當後，始放心驅車回新店稻子園寓宅。臨時時，楊森遞給「乾女兒」湯秀芬一個紅色封套，內有新台幣一大疊，囑作她和金、溫二女在台北期間的零用金。他的仔細和週到，叫湯女等感動得熱淚盈眶。

她們從未住過如此高級、寬敞而舒適的大旅館；每人依序在浴室盥洗，滌盡一身塵垢後，疲累全消，心情愉快；推窗外望，頓時發現台北市夜景燦爛，華燈輝煌，街頭接踵摩肩，遊人如織；而她們所住旅館恰是西門夜市的熱鬧地區。隔街即是「美都麗」大戲院（即今國賓電影院地址），由國語片諧星魏平澳籌組的「黑貓歌舞團」在演出，湯女等不願及早睡覺，何況口袋裡有的是錢，一致決定下樓過街看

表演去。

該團表演的內容有：歌唱、舞蹈、雜耍、魔術、相聲、壓軸戲是一齣香艷滑稽的爆笑短劇。論內容遠較花蓮的山地歌舞充實，論服裝則十分新穎而清涼，有幾位容貌姣好，身段窈窕的女舞手，除了「三點」不露外，其餘部分皆呈現在觀眾眼前，香艷又刺激。哪像湯女等的表演時，既全身被傳統的山地服飾包裹得緊緊的，既不透氣又不自在。那位節目主持人白嘉莉，模樣清秀，穿著迷你短裙更能展示她修長的美腿，成了全場注視的焦點。

綜合的講，該團的歌舞節目，不如湯秀芬、金素蘭、溫小鳳等精湛，尤其獨唱尤遜於湯女甚遠。可是，其服裝、道具、燈光、音響及節目編導和主持人，則是遠超越湯女等所屬歌舞團之上，難怪得賣座奇佳。

她們於落幕出場時，意猶未盡；因為沒有看到赤裸裸的脫衣艷舞演出。經探詢才知，「牛肉場」艷舞通常是在萬華或三重的戲院演出。

中央酒店豪華歌舞

楊森一向公私分明，絕不以私人情感

妨礙公務；湊巧哪段日子，為要籌辦參加東京奧運會，千頭萬緒，鑼密緊鼓，忙得不可開交。第二天原打算陪「乾女兒」湯秀芬等三女出遊，臨時無法分身，只好吩咐司機老周陪導了。

其實，司機老周從早到晚也很忙，早起要先送少奶奶胡慶瑜到台大唸書，順路送小女兒漢台到青潭國小上學，再送楊森前往長安東路中華體協上班；有時還得送四奶奶田蕪秋赴醫院看病，或到中華婦聯總會當義工，或參加親友間應酬性牌局。

老周辦完例行的差事，於上午十時許來到昆明街接湯秀芬等出遊，她們吵著要往新店碧潭走吊橋，要去烏來看瀑布、吃香魚。因碧潭與楊森的寓宅稻子園近在咫尺，於遊罷碧潭後，老周順路帶她們到稻子園參觀，此時寓宅只有一名老僕婦看家，故可趁機隨意瀏覽。

在湯秀芬等三女眼中看來，稻子園像個大花園，比花蓮陳董的莊園大好多倍；園內主體建物是一棟二層樓西式洋房，位在半坡上，其他建物有：車庫、馬廄、羽毛球場、觀景平台，右側以灌溉水渠為界，階梯式步道縱橫，園中果樹花木扶疏，修竹繁茂，面積在三千坪以上，原是山坡

荒地，為經營此園，楊森花了不少金錢，時間和心力。

金素蘭和溫小鳳都羨慕阿芬很幸運，找到一個如此氣派的「乾爹」，這般寬大的宅院，多討幾房「小老婆」也住得下吶！

楊森的書房陳設多是：字畫、書籍、軍刀、獵槍、骨董及紀念性照片等物。雖是琳瑯滿目，象徵主人文武兼資的素養。但，湯女等對此興趣缺缺，為爭取時間，老周載她們前往烏來觀賞懸空直瀉飛濺的瀑布，看過一個大同小異的烏來山地歌舞表演，坐過人力推動的台車；午餐的菜餚有：香魚、河蝦、野兔、山豬肉等，加上冰鎮啤酒，她們吃得開心極了！

下午，老周載她們前往陽明山公園逛一圈。晚上，楊森抽時間在中山北路的中央酒店晚餐，且分別用電話邀請何應欽、白崇禧作陪，主要目的是要她們見識一下都市夜總會的大型豪華歌藝表演。會場呈圓狀形，坐滿釵光鬢影的紳士淑女；舞台高敞寬大，表演者以外國藝人為主，其豪華的服飾，精湛的技藝，以及女藝人袒胸露臂的清涼打扮，充分展示她們標準三圍的性感胴體。這些令湯女等眼花撩亂的演

出，她們只有在外國電影片上看過。

將軍爽約乾爹夜遊

觀眾們一面用餐，一面欣賞歌舞表演，同時享受口福與眼福。台上落幕後，台前會場中央的圓型舞池，男女觀眾入場婆娑起舞，楊森久候何、白二公沒來，只好依序邀請湯女等跳慢節奏的交際舞，依然引起很多人的注視。在擁擠的舞池裡，眩彩而昏暗的燈光下，忽然有人在楊森的背上輕輕拍了一下，他回頭看見是獵友蔣緯國將軍和其夫人石靜宜也在擁舞，拍他肩膀的人蔣緯國輕聲地笑說：

「楊惠公呀！你興致不淺嘛！把乾女兒帶來台北，也不通知一聲，太自私了吧！」

「今晚的餐會，我原約了敬之兄（何應欽）和健生兄（白崇禧），他們向未來……。」

「這樣不更好嘛！一箭三鵰，艷福齊天啦！」蔣緯國湊近楊森耳邊輕聲笑說，因舞曲戛然而止，也就各回原座去了。

「剛才跟你講話的老頭就是楊森嘛？看他一把年紀，帶了三個漂亮女孩來跳舞，未免太過風流了吧！」石靜宜悄聲批評

說：「你呀！今後不准跟他再去花蓮打獵；你們一群狐群狗黨，以狩獵作幌子，骨子裡是去獵艷，玩女人！」

石靜宜是個精明能幹的女人，時任知名學校靜心小學校長，校址在貴陽街，拐過彎即是延平南路的三軍軍官俱樂部，蔣夫人領導的中華婦聯總會在此辦公。石靜宜是蔣家媳婦之一，為了協助婆婆——蔣夫人，每天都去報到；而這個總會便成為當時「官夫人」的重要聚會場所。

蔣緯國風度翩翩，談吐風趣，但感情生活從未「出軌」，時人暗笑他患有「季常之癖」——怕老婆，這實與他的家教與闔教俱嚴有關。因上有蔣總統伉儷的家教，下有石靜宜的闔教，雙重嚴控，他哪敢有非分之想？

楊森偕湯女等三人，餐舞後，步出中央酒店上車夜遊車河，市區內燈火輝煌，夜景燦爛無比，因有三位美少女同車，意興正隆；於是，他要老周駕車從中山北路，右轉中正西路，經台北火車站前，取道館前街、襄陽路右轉重慶南路，瞻仰總統府的雄姿，再右折貴陽街時，楊森指著左邊的建物說：

「這就是蔣緯國將軍夫人石靜宜所辦

的靜心小學，剛才陪蔣將軍跳舞那位時髦女士即是她，可是個能幹的女強人啦！」

「上次在花蓮碰到了蔣將軍，害得阿蘭和阿鳳來不及抓鬮，沒當成何（應欽）

、白（崇禧）二位將軍的乾女兒！」湯秀芬啞啞地說：「這回又碰上他們夫婦二人

，我心裡有一種不祥的預感！」

「迷信嘛！」楊森斥責說。

「烏鴉嘴！哪來不祥的預感？」金素蘭附和說。

「阿芬呀！妳有一個好乾爹照顧，別杞人憂天了！」溫小鳳勸說。

夫人吃醋二女夾擊

楊森等一行來龍山寺逛夜市，湯女等堅持下車要進廟中燒香祈福一番，然後才折回西門町太平洋飯店歇宿。

湯女等來台北的三天假期已滿，必須於翌日回花蓮。楊森於中午在火車站前的「銀翼」餐廳餞別，並送每位一盒「蜜斯佛陀」化妝品及其他小巧紀念品禮盒。在送她們上火車時，他囑咐湯秀芬說：

「最近因籌備參加東京奧運會，我非常忙碌，無法抽身到花蓮去看妳們！至於阿芬（指乾女兒湯秀芬）前往羅馬學聲樂

一事，等我忙完了，即請葉前部長（公超）寫推薦信辦理出國手續，要有耐心和相信我！」

「乾爹！妳真好！」湯秀芬聽了很是感動，即趨前抱住楊森，在他臉頰上深情地親吻了一下。

金素蘭和溫小鳳在旁看了，感觸頗多，對阿芬有如此體貼呵護的乾爹，既羨慕又忌妒。她們二人的台北之行，內心有大憾事，一是沒有見到何、白二位將軍，認乾爹的美夢落空；二是沒有時間到萬華或三重戲院，觀賞「牛肉場」艷舞表演。

楊森盛情地招待湯女等三人，三天食宿等費用，一人包辦。但他謹守長者分際，從未跟乾女兒阿芬單獨相處過，行為光明磊落，毫無苟且之事發生。可是，外界的看法卻迥然不同。

楊森在大陸上，先後正式娶妻十一位；其中跟隨來者只有兩位；即老四田蘅秋及老十一胡慶瑜。前者精明能幹，是楊家的「管家婆」，後者秀外慧中是位才女，二女的淵源甚深，在家中爲了爭寵及爭產，兼之新舊觀念迥異，相處感情很不融洽。

在大陸時期，田蘅秋經常陪伴楊森接

待賓客及一切對外交際應酬，一九三八年國府遷都重慶，她跟陳誠、毛人鳳兩家交往親密。她所生第三女楊郁文，秀美多姿，後經毛人鳳、向影心夫婦介紹，嫁給蔣介石的外甥飛行軍官竺培風，結婚時的婚禮盛大，郎才女貌又門當戶對，轟動山城，從此蔣介石與楊森結成姻親。此爲楊森來台後，其境遇的優渥，遠比何應欽、白崇禧爲佳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胡慶瑜是楊郁文高中時同班好友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從重慶撤退來台時，她即單身隨同楊家來台。楊森見胡慶瑜青春美貌，隻身在台，起了憐愛之心，未徵詢田蘅秋母女意見，即將胡女收爲第十一房少妻；爭風吃醋時生勃谿，自是意中事。

田蘅秋以官夫人及蔣家姻親身分，亦成爲中華婦聯總會工作成員之一。由於石靜宜轉述其在中央酒店親眼所見，於是楊森攜三美少女跳舞一幕就此傳播開來，復經加油添醋的渲染，終而訛傳爲「楊老將一箭三鵬」的緋聞。田蘅秋得知此事，氣憤填膺，顧不了己身的高血壓，回家跟楊森大吵一架。

她大義凜然地說：「台灣不是四川，

(五) 風物人楊森

台北也非重慶；軍閥作風是不可取的，玩收乾女兒的障眼法已過時了。你若色心不改，執意要收哪三個山地姑娘進門，咱們就恩斷情絕，及早離婚，讓你這『老不修』稱心如意，左擁右抱，重享軍閥時代的豔福！」田蕙秋眼淚縱橫地說：「不過離婚贍養費新台幣五百萬元，一個子也不能少。」

楊森打破了這隻舊式的醋罈子，吵鬧的不可開交；誰知哪隻新式的醋罈子——少奶奶胡慶瑜放學回來了。她當時是台大理學院物理系高材生，得知楊森又要同時收三個小老婆進門。她頓時傷心欲絕，因為她委身嫁給她大六十歲的老頭子，已夠委屈了；如今聽說老公還要收小老婆，她的顏面往哪裡擱？於是她悲從中來，跟田蕙秋盡棄前嫌，站在同一陣線，採一致態度也要離婚，她也要贍養費五百萬不能少。從此，楊森在家中遭到田、胡二女的夾擊，齊人之福沒有了，多妻之累一起壓來。晚上難得安寧，白天還得耐住性子，前往北市長安東路中華體協上班，因為東京奧運開幕期近，我國籌備參加的事項，千頭萬緒，非得加緊趕辦不可。當時的楊森，可謂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；但他仍打

起精神，全力以赴。高齡八旬以上的他，倘非平日注重運動，身體健朗，否則早就累倒了。

可是，田蕙秋個性倔強，不理會楊森的百般安撫，她居然到婦聯總會分別向往昔在重慶的好友，如陳誠夫人譚祥，毛人鳳夫人向影心等哭訴。此一排闥終於傳到婦聯總會創辦人蔣宋美齡夫人耳朵裡，她大為光火，認為在反攻復國的前夕，政府勵精圖治，推行克難運動的今天；身為高級將領，怎可荒淫無度，一箭三鵬？無異踐踏女性人權！

因此，蔣夫人當晚即向蔣總統報告，要求將楊森予以斥責究辦。蔣總統對楊森好色成性的素行，早已深知；允予查明糾辦。

於是，蔣總統藉故以垂詢我國參加東京奧運會籌辦進度為名，單獨召見楊森。楊森見蔣總統臉色凝重，乃簡明扼要地報告說：一、各選手的訓練工作正加緊進行，效果良好，尤其田徑好手楊傳廣和紀政，必然會有優異表現。二、此次我國是以堂堂正正的「中華民國」名義參加。三、正名問題已有國際奧會委員十九人簽署支持，必可圓滿解決。

蔣公召見背下黑鍋

蔣總統看到這位八旬高齡的老將軍，報告時態度從容，精神飽滿，毫無衰老之狀；且報告內容充實，條理分明，顯然頭腦思路清晰；恍如中年人嘛！其精力的充沛，絕非一般人可比，對其養身有道，不禁肅然起敬。

「楊老將！你真是今世的黃忠，寶刀不老嘛！」蔣總統好奇地問道：「你有延年益壽的秘訣嗎？」

「報告總統！養身確有秘訣！」楊森向室中的衛士們左右看了一下囁嚅地說：「看來今天總統你很忙，改天趁空時再專誠報告我的養身心得。」

蔣總統會意他的養身秘訣，可能是指「採補術」、「玉房秘訣」或「素女經」之類，當然不能在衛士們跟前談。

「也好！改天再談！」蔣總統詭譎地笑問：「外傳你最近鬧出緋聞，什麼一箭三鵬，果有其事嗎？」

「報告總統！這完全是一種誤會！」楊森誠懇地辯說：「幾個月前，我到花蓮狩獵，發現一個女孩子歌喉很好，值得栽培，大家起哄我才收她做『乾女兒』的，前幾天她由兩位女友陪護來看我；於是有

人就誤傳我『一箭三鵬』。如果她有九位女友陪來，豈不又說我『一箭十鵬』，這樣推算合理嗎？公平嗎？」

「你真的只是收她做乾女兒；沒有別的動機嗎？」蔣總統笑問。

「我收她做『乾女兒』，是爲了便於栽培她；栽培她的動機，是服膺總統你的訓示『中興以人才爲本』，人才不限於政治或軍事，比如中華體協栽培楊傳廣和紀政，因他二人是能爲國爭光的山胞體育人才。我栽培這位是山胞音樂人才，因爲，音樂沒有國界，如能栽培女聲樂家演唱愛國歌曲，必能振奮民心士氣，有助於反共復國大業。我的栽培是爲了國家，不是爲一己的私慾。」

「這位山胞女孩的歌喉，真如你說的哪般好嗎？」

「報告總統！前任外交部長葉公超也誇讚她的潛力深厚，要寫推薦信助她前往羅馬深造……」楊森的話還未說完，蔣總統揚手制止說：

「我派葉公超負責外交、聯合國退出了，外蒙古也丟了，邦交國愈來愈少；他呀！不務正業，滿肚子裝的是英國古典文學莎士比亞，真叫我失望……」蔣總統

有些疲態，且面露不愉之色說：「惠老呀！你現在最好專心籌辦參加東京奧運會一事，不要像葉公超那樣叫我失望。還有，你要栽培音樂人才可以，你想搞『一箭三鵬』，絕對不可以！」

蔣總統召見楊森的談話就此結束，他辭別官邸出來，後悔提及葉公超的名字，使總統大爲不悅。但他又慶幸未將何應欽和白崇禧二人牽扯其中，否則事態就嚴重

了。楊森步出官邸，心中愈想愈氣憤，要不是他應對得體，差點在總統面前丟人現眼，吃不完兜著走。這都是何應欽這個「老滑頭」、白崇禧這隻「老狐狸」臨時「爽約」、以及蔣緯國的「大喇叭」共同害的；如今我背下黑鍋，還落得「一箭三鵬」的笑柄；明天非找何、白、蔣三人「算帳」不可；否則咽不下這口窩囊氣！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叢書

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著
定價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珍貴圖照多幅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